

第九十二章 錢莊與青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當天下午，範閑就在暫居的住所裏親切接見了內庫轉運司的相關官員，江南路別的官員被他嚇的不敢親近，可是這些內庫的官員們是他的直接下屬，躲也躲不過去，隻得硬著頭皮來見，好在範閑早已褪了河畔那般陰寒的皮骨，笑嗬嗬地說了幾句，又擬定了啟程的日期，便和顏悅色地將諸官送出府來，倒讓那些內庫官員一時有些摸不著頭腦。

晚上，是在江南居準備的接風宴，由於相同的原因，沿江州縣的長官員們隻是略坐了坐便退回去了，反正盡到了禮數，而且朝廷規矩也容不得他們在蘇州城裏老呆著，想離監察院範提司越遠越好，也容易找到理由。隻有蘇州府的官員們去不得，心驚膽顫看著首座。

在首席裏，範閑與江南總督薛清及巡撫大人把酒言歡，氣氛融洽，在座的蘇州知州苦著臉，強顏歡笑，倒是杭州知州知道欽差大人日後要常駐杭州，腆著臉硬留了下來，在蘇州官員們殺人的目光中不停拍著範閑與總督大人的馬屁。這位杭州知州才是位真正的人精，也不怎麼害怕範閑翻臉不認人的手段，就認準了討好上司，無論何時何地，都不會有錯。

宴罷之後，先將總督大人送上官轎，二人又定好明日要上薛府叨擾一番，範閑這才與樓中的官員們拱手告辭，上了自己帶著的馬車。

他還是當年的性子，喜歡坐車不喜歡坐轎。

馬車前簾未擋，蘇州城地夜風吹來。傳入耳中的也有些許清亮絲竹之聲，江南富庶，富商們多養優伎。這蘇杭兩地的青樓生意也是出名地好。

範閑輕輕拍打著自己的臉頰，任由夜風吹走臉上的微熱，他體內的真氣雖然已經恢復了不少，但是酒量還沒有回來。今天被官員們一勸，竟是覺得頭有些昏。

“杭州地地址定好了，蘇州城裏呢？”他半閉著眼養神，輕聲問道。

史闌立坐在他的旁邊，想了會兒後說道：“桑文要月中才到...學生...學生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，睜開雙眼歎了口氣：“讓你做這些事情，著實委屈你了，再熬一兩年吧。你也知道我身邊沒幾個信的過的人。”

他與史闌立說的乃是抱月樓南下的大計，青樓這門生意，不僅是銀錢回流速度最快的買賣，而且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，比如情報之類。範閑在京都時，便已經想好了要將自家地青樓開到江南，雖然肯定會遇到不少阻力。但以自己的身份權勢，在一年之內稍成氣候。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。

史闌立問道：“大人，這事能不能暫緩？畢竟後天您就要啟程去內庫，蘇州城裏沒有一個主心骨，要在這時候選址買樓買姑娘，我怕自己鎮不住場。”

“我不在，還有三殿下啊...”範閑眼角閃過一抹壞壞的笑意。“明天就要給三殿下挑幾個老夫子，他雖然日後總是要隨我去杭州。但這段日子他還是會留在蘇州...不要忘記了，這位殿下在京都裏做的是什麼生意，你不要看他年紀小，對裏麵的門道卻清楚的狠。有殿下出麵，總督大人當然不好說什麼，你要買哪個樓就買哪個樓，至於那些當紅的姑娘...多砸些銀子下去，哪有不成事地道理？有殿下在你身後撐腰，你就不要擔心江南的青樓老板們會敢與你玩陰地，既然是玩明的，不過就是拿銀子砸人的戲碼，難道你還擔心自己沒銀子？”

史闌立瞠目結舌，心想陛下是讓您教育三皇子，難道您...當初就想到在江南利用三皇子開青樓？這也太逆不道了！

而且他緊接著又想到一件事情：大人身邊怎麼帶著這麼多銀子？那箱子裏的十三萬八千八百八十兩雪花銀錠肯定不能動，那他先前這般說話，懷裏一定還揣著許多銀票想到此節，史闌立擔憂說道：“如果要明賣的話，江南青樓業肯定會借機抬價...花的銀子像流水一樣，不知道能維持多少天。”

這時候馬車碾著蘇州城裏地潔淨青石道，過了一道門，來到了白天一片繁華的商業區。

縱使在夜裏，這條街上那些商店地招牌依然明亮無比，蘇州是內庫出產往外的最大港口，所以單從繁華程度、商業發達程度上講，除了東夷城，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比得過它的城市。在這裏買玻璃，要比北齊便宜五分之四，但範閑卻清楚玻璃這種東西的成本，知道蘇州的商人們這幾十年裏早已經賺飽了。

除了各式商號的招牌之外，最顯眼的便是每隔不遠就會冒出來的一幅青布，說顯眼並不是這塊青布上染著夜裏能發光的螢料，而是這青布招展處並不是酒樓，青布上繪著與範家族徽有些相似的圖案。

這條街上，竟有**家錢莊！

範閑乘坐的馬車，在安靜的大街上緩緩駛過，路過一麵有些新的青布時，他指了指這家錢莊的門，壓低聲音說道：“就算你窮到死，也不要來這家錢莊。”

史闡立聞言去看，也隻看著個大概，想了會兒後好奇說道：“招商？沒聽說過...又不是太平錢莊，哪裏有人敢和他們打交道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。

其時天下商業逐漸發達，大樁買賣再用現銀交易就成為了一件很困難的事情，於是銀票漸漸成為商人們喜歡的東西，而銀號錢莊之類的機構也開始展露了他們的重要性。但是像錢莊這類的存在，人們最看重的當然是信用和底氣，所以在這片江湖之中。不存在大魚吃小魚的問題，幾十年過去，天底下還是隻有那幾條大魚。

而最大地三條魚。分別叫做南慶、北齊、東夷城。

南慶北齊官方發行的銀票是為官票，當然是信用最佳，隻是朝中官員們卻根本意識不到其中的重要性，官票兌取十分麻煩。靈活性差到令人發指地程度。所以除了存棺材本之外，一般的商人都選擇東夷城出麵開辦的太平錢莊。

太平錢莊雖是東夷城的資金，但是據傳說北齊南慶一些王公貴族也在裏麵放了股，所以不論是三國間如何爭吵廝殺，很奇妙地是錢莊自身卻沒有受到什麼影響。二三十年過去了，太平錢莊信譽一流，資本雄厚，服務周到。暗中又有各國上層保駕護航，很自然地就成為了天下最大的一間錢莊。

沒有之一，太平錢莊就是天下最大。

...

就連這條街上太平錢莊就開了三家分號。範閑冷冷看了一眼車外飄過的青布，說道：“取錢就在太平錢莊取。”

史闡立應了聲。

“想取多少就取多少。”範閑平靜說道：“我走之前給你印鑒與數字，不要小家子氣舍不得花錢。”

想取多少就取多少？這世上哪有這麼好的事情？史闡立一怔，笑道：“難不成這太平錢莊是大人開的不成。”

範閑一笑罵道：“我要有這麼多錢，所有事情就迎刃而解。我何必還要和那些人打交道。”

史闡立是他心腹，知道他說的是北齊方麵。微一緊張之後沒有接話，但他由北齊馬上聯想到內庫，想不到不日之後內庫開門之事，如果範閑想資助夏棲飛與明家奪標，那他那邊就需要一大筆恐怖的資金才成，皺眉說道：“大人。內庫那邊急著用錢，如果一時不趁手。我看開店的事情還是緩緩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：“你需要調地銀兩和內庫那邊奪標需要的銀兩，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，所以你不用操心。至於開店，還是要盡快，一是趁著殿下還在蘇州，他估計也有這個興趣，辦事方便。二來...”

他想到了留在京都的父親大人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：“二來，這江南的姑娘們還等著我們老範家打救，能早一日，便是一日。”

這話不假，自從在京都給抱月樓定了規矩，又由那位石清兒姑娘加以補充，如今的抱月樓姑娘們雖然還是在做皮肉生意，但日子卻比當年好過了許多，抽成少了，定期還有醫生上門診病，又簽了份新奇的“勞動合同”。抱月樓的姑娘們對範閑是真地感恩戴德，聲勢推展開去，影響一出，如今整個京都的青樓業，都開始展現出一種健康向上地朝陽感覺。

如果抱月樓真的能在江南開成連鎖，江南的柳如是們，想必也會十分歡喜範欽差的到來

回了那位鹽商滿心歡喜讓出來的華園，範閑接過思思遞過來地熱湯喝了下去，醒酒之外，也暖暖身子。他伏在案上看了幾封院裏發來的院報，發現天下太平，便放寬了心，先讓思思進裏屋睡去了，自己卻走了出來，披了件厚袄，搓著手，敲了敲另一間房地門。

他身後不遠處的虎衛與六處劍手趕緊隱藏在了黑暗之中。

房門咯吱一聲開了，露出海棠那張睡意猶存的臉。

不等海棠開口，範閑已是驚訝道：“這麼早就睡了？”

海棠微微一笑，將他讓進屋來，將無煙油燈撥的更亮了一些，輕聲說道：“這商人豪奢的厲害，這床也舒服，想著你今天晚上接風宴上隻怕要醉，所以我便先睡了。”

範閑定睛一望，發現姑娘家穿的衣服並不怎麼厚，隻是一件很樸素的襦衣，皺眉說道：“多穿些，雖然你境界高，但自然風寒，卻不是好惹的。”

海棠懶得理他，打了個哈欠，半撐頰於**，說道：“有什麼事，趕緊說吧。”

範閑一愣，卻忘了自己此時過來是要說些什麼，昨天夜裏他上了京船之後。海棠便悄無聲息地消失，直到下午又神出鬼沒地出現在園子裏，莫非自己隻是來確認她在不在？還是說自己已經習慣了和這個北齊聖女像老朋友一般聊聊天？

“我很難喝醉的。”範閑是個有些急智的人。微笑就著海棠地第一句話說道：“你知道我怕死膽小，所以除了在自己能夠完全相信的人面前，我不會喝醉。”

“所以你隻在家中才能肆意一醉？”海棠睜開那雙明亮的雙眼，好奇問道。

範閑搖了搖頭：“除了自己能夠完全相信之外。我還要相信喝醉時，身邊地人有足夠的能力保護我的安全。”

海棠笑了起來，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，緊接著卻有些可憐對方，憐惜說道：“不要告訴我，你長這麼大，也就在上京城地鬆鶴居裏喝醉...過一次。”

那一次在北齊上京，當著海棠的麵。範閑肆意狂醉，直至昏沉不省人事，還被下了**，著了以來最大的一個道兒。

範閑氣惱說道：“你還有臉提...當然。”他看不得海棠眼中的同情，冷傲說道：“小時候我是經常醉的，你不要把自己看的過於重要。”

海棠笑了笑：“那時候，那位...瞎大師一直跟在你的身邊？”

範閑沒有回話。

海棠忽然皺眉說道：“那...傳說中你酒後詩興大發。在慶國皇宮之中醉詩千篇...難道也是假的？”

範閑擺擺手，不想和她繼續這個無趣地話題。直接問道：“銀子到了沒有？”

海棠無趣地歎了口氣，坐了起來，看著他的雙眼認真地點了點頭：“從八月份起，陛下就開始安排了，你不用擔心。”

範閑自嘲笑道：“不擔心怎麼辦？這件事情我又不能讓老爺子把國庫裏的銀子調出來給自己用。”

“說到這點。”海棠皺眉道：“你居然帶了十幾萬兩現銀在身邊...這也太傻了吧？我可不相信你就僅僅是為了在河畔接風之時擺一擺威風。”

範閑心想自己這是不得已而做的一個安排，其中內情哪裏能告訴你。這事兒誰都不能說。

“不過是些沒用的銀子，帶著怕什麼？”

“你入仕未及兩年。身邊卻有這麼多銀子。”海棠似笑非笑道：“包括你，包括令尊的俸祿在內，也隻怕要一百多年才能存足這麼多銀子，你怎麼向官員們解釋？”

範閑搖頭道：“不要忘了，我範氏乃是大族，族產才是真正的來錢處。”

“噢？能輕易拿出這麼多銀子地大族...難道沒有什麼橫行不法事？當心都察院的禦史就此參你一章。”

“參便參。”範閑笑道：“就算族裏沒這麼多錢，但這兩年宮中知道我生意做得大，也不會疑我什麼。”

“一家青樓，十幾家書局...能掙這麼多銀子？”海棠疑惑問道。

“不要小瞧了我家老二的斂財功夫...當然，我在朝中做了兩年官，收的好處也是不少，基本上都埋在那個箱子裏，你別說，出京的時候要換這麼整齊的銀錠，如果沒有老爺子幫忙從庫房裏調，我還真是沒轍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等事情了了，所謂賄銀便和這些幹淨銀子混在一處，朝廷也不好說我什麼，隻是為了湊足銀子，我可將名下產業裏能搜的流銀全搜地幹幹淨淨，如今京都裏麵真是空殼一個。”

海棠這才知道他還有這個打算，不免有些鄙夷：“以你的地位，何至於對於洗清賄銀也如此上心？”

“山人...自有妙用。”

“那你銀子都放在箱子裏，眾目睽睽之下不好動，日後用錢怎麼辦？”

範閑微笑說道：“不是有您嗎？而且還有那位可愛地皇帝陛下，這次他往太平錢莊裏打的銀子可不是小數目，我順手撈幾個來花花，想必他不介意。”

海棠一愣，這才知道，論起打架與謀略來，自己不會在範閑之下，可以說到偷奸耍滑掙錢這方麵。自己這些人...與範家諸人的差距就有些大了，後麵這些天，自己可得盯緊一些。

這時的場景著實有些荒唐可笑。範閑與海棠，天下公認地兩位清逸脫塵人物，卻在一個陰森森的夜晚，在房中悄悄說著關於銀兩、銀票、錢莊、洗錢這類銅臭氣十足的話題。

而在府院正堂之中。明燭高懸，代表著範閑江南政務宣言精神地那一大箱銀子，就這樣光明正大地擺在那兒。

四周走過的人都忍不住要看這箱子一眼，隻是到處都是護衛，又有六處劍手隱於暗中保護，十幾萬兩銀子固然令人眼饞，但要來搶這箱銀子，江洋大盜或是貪財小偷們不如直接衝到官府司庫裏去搶官銀。那樣隻怕成功係數還大一些。

箱子就這樣大****地開著，坦露在所有人的麵前，肚子裏露出雪白的銀錠，發著勾魂而又噬魂地光芒，裏麵隱隱有股凶險萬分的寒意滲出

又過了幾天，惹得整個江南路好不鬧騰的欽差大人範閑，終於離開了蘇州。帶齊了人馬下屬遁著官道，往西南方向的內庫轉運司所在行去。雖然三皇子還留在蘇州城內。但官員們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，心想隻要範提司不在，要糊弄一個小孩子還不簡單？

三皇子是不知道這些官員們心中所想，不然以他的陰狠性情，和此時快要爆炸的脾氣，指不定又會玩出什麼新的花樣來。

這兩天。他心裏本就有些生氣，範閑去內庫卻不帶著自己內庫是當年葉家的產業。間接地支撐起了慶國地穩定與開拓能力，甚至可以說，慶國就是靠內庫養著的，所以那個地方很自然地成為了慶國朝廷看守最森嚴的所在，網禁比皇宮更要嚴苛，在民間的傳說中簡直是五雷巡於外，天神鎮於中能夠去內庫瞧瞧風景，不知道是多少百姓的畢生心願。三皇子雖有皇子之尊，心中對內庫依然十分好奇，但未經陛下特允，皇子也沒有資格去內庫，本以為這次跟著範閑下江南，可以得償所望，沒想到範閑居然將自己丟在了蘇州！

啪的一聲，一位一看便是飽學之士的中年書生狼狽不堪，哭嚎難止地爬了出來。三皇子跟著出來，惡狠狠罵道：“父皇是讓範閑來當先生！他敢跑！我就敢踹人！”

府中下人們噤若寒蟬，欽差大人走了，誰還敢得罪這位小爺？居然連總督府小意請來的教書先生都敢踹，自己再多兩句嘴，豈不是死定了？

三皇子正怒著，眼角餘光瞥見一人鬼鬼祟祟沿著廊下往外走，趕緊喝住，走過去一看...卻發現是範閑地那名親信門生史闡立。

他雖然驕橫陰狠，但看在範閑的麵子上，總不好對史闡立如何，好奇問道：“史先生這是要去哪裏？”

史闡立似被唬了一跳，討好說道：“見過殿下，這是出門逛逛去。”

三皇子一愣說道：“蘇州城好玩的地方我還沒見過，你得帶著我。”

史闡立求饒道：“殿下，老師有嚴令，這些天裏的功課都布置下來了，您要是不做完，那可怎麼得了？...再說，讓老師知道我帶殿下出去遊玩，這也是好大的一樁罪過。”

三皇子皺著細眉毛，冷哼道：“做便做，隻是...”他望著史闡立閃爍的眼神笑了起來：“你得告訴你，你不跟著老師去內庫，留在蘇州是做什麼，這時候又是準備到哪裏去？”

史闡立被這話堵著了，猶豫半晌，欲言又止，半晌後才壓低聲音苦笑道：“殿下又不是不知，學生可憐，被門師命著做那個行當。”

三皇子兩眼一亮，試探問道：“可是...抱月樓要在蘇州開了？”

史闡立微愕掩嘴，像是十分懊惱自己說漏了嘴。

三皇子嘿嘿冷笑了兩聲，心裏卻樂開了花，暗想如果能在蘇州重操舊業，總比在這府裏枯坐要快活許多，他在京都那座樓裏地股份被範閑硬奪了過去，如今知道範閑也是個表麵道德文章的實在人，三皇子哪裏肯錯過這個機會。

史闡立看著三皇子地反應，心中佩服老師果然算無遺策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